

知乎盐选 | 寒鸦

「凌天盟反了。」我愕然地看向花儿，如实说道，「千数人聚集在宫门外，正要破门而入。」

他亦是极为惊诧，「你我都在这里，是谁下的命令？」

我摇一摇头，抬步出门：「我去看看。」

我匆匆行至宫门，快步登上卫楼，却才冒了个头，便有一簇羽箭飞速袭来，转瞬就到了跟前，电光火石之间，身后的花儿展臂将我一揽，旋身一转，同时另一只手已握住箭身，生生截住了那夺命之箭。

他攥着那支羽箭，脸色是从未见过的阴沉，缓缓开口，声音虽低，却清晰可辨，透着极为危险的底势：「我说过，谁都不准动姐姐，怎么，本座的话不管用了？！」

「堂主，你莫要被这妖女骗了。」凌天盟三阁之一的陈阁主愤怒大吼，「她根本就不是疆夷血脉，凌天盟真正的少主是堂主你啊！」

我骤然一惊，立刻看向花儿，他面色毫无波澜，完全看不出在想什么，我的心却突突直跳，几乎破胸而出。

其实我恢复记忆那晚，烧掉的信笺上写的秘密，就是花儿的身世。

十八年前，疆夷王室的公主因与恋人私奔而被凌天盟一路追杀，逃亡中为了保护怀有身孕的公主，恋人死在了杀手的剑下。

后来公主为了留下恋人这唯一的血脉，东躲西藏几个月，在临盆之后，冒险偷了别家刚出生的孩子，又故意被抓住将孩子还了回去，但其实，她早已在暗中掉包了两个婴童。

而当时两位接生的产婆因光影昏暗，只其中一人恍然见了是女婴，却因听闻出手相救的是宫中贵人，不敢冒然言声，便认下了这个假少爷，于是主家就一直被蒙在鼓里，并为他取名为傅寒池。

后来时移世易，主家被人陷害破产，老爷一气之下撒手人寰，只余傅寒池母子离京投奔亲戚，却正赶上灾荒之年，无处可依，后来母亲病重而亡，傅寒池卖身葬母，却落入魔窟，受尽凌虐，濒死之际，是凌天盟傅大长老相救，教文习武，授以医术，不过五载，便得成大器，轻功已凌然于天下第一，又因医术高超，神仙医师的美名也传了出去。

傅寒池十五岁时，傅大长老逝世，力排众议让傅寒池执掌凌天盟，并留有遗命，傅寒池必须与新一代少主成婚。

后傅寒池为报傅大长老的恩情，扮成男宠入宫，伺机刺杀皇帝秦相琰。

花儿，就是傅寒池。

而当年与他互换的那个女婴，是盛雪依。

所以，花儿才是凌天盟真正的少主。

但我不愿意让他知道这件事，不仅仅是为了稳住凌天盟，更是因为我知道，花儿假作面首入宫刺杀，就是为了偿还傅大长老的恩情后，问心无愧地从凌天盟脱身，他一直心向江湖，我又如何忍心将他拖入这权利争斗的漩涡。

可现今，怕是再瞒不住了。

可陈阁主说完，花儿却不为所动，陈阁主见状不禁大怒，登时从旁人手中夺了弓箭，挽弓拉满便朝我射来。

花儿目色骤厉，扬手一甩，附着了内力的羽箭就迎头刺穿了陈阁主的长箭，将它一劈为二，猝然坠落，却不想那只是个幌子，又一支强弓弩竟从另一个方向紧追而上，待陈阁主的长箭掉落，直直射向了我的眉心。

花儿身形一动便闪身挡在了我的前面，几乎在同一时间，那箭就毫不留情地刺进了他的肩臂，他却只闷哼一声，紧锁着眉头快速将强弓弩箭拔了下来，接着就转过身去掩饰住了自己的伤口。

陈阁主见一击不成，更是恼怒，张口闭口叫嚣着让花儿杀了我。

花儿不发一言，肃着脸瞧了那强弓弩一眼，指腹在箭尖轻碾了碾，再抬眼望出去时，眸中杀意四起，是从未见过的屠戮之色，接着抬手一挥，皓腕翻转，手中的弩箭转瞬便刺穿了陈阁主的心口，他一头栽下了马，轰然一声，连地面都颤了颤。

花儿目色冰冷，缓缓开口，威赫之势几乎刺透耳膜：「妖言惑众者，这便是下场。」

凌天盟众人俱是大退一步，惊骇至极。

「凌天盟的少主自始至终从未变过，若再有人听信谣传，就莫怪本座不留情面。」

众人立时齐齐跪匍在地：「谨遵堂主圣令。」

待所有人退下，我还有些没缓过神来：「你.....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」

他淡然开口：「刚刚。」

我瞠口结舌：「那、那你.....」

他微微一笑：「无论如何，姐姐都是我永远的少主。」

啊这.....

接受的这么干脆利落吗？

但现在明显另外一件事情更重要。

「你的伤……」我探过头去想要看他的伤势，却被他闪身躲了过去，只口中不在意地说着「无妨」。

我心里如火如荼，正要急了的时候，承安又走了过来，那脸色竟和刚刚来报凌天盟反了如出一辙。

我心头突地一跳：「谁又反了？」

他觑了觑我的神色：「漠北大军入境，已吞了六座城了。」

我眼前发黑，差点一口气没上来，大怒道：「失了六座城却现在才来报？」

承安解释道：「主将怕担责，一直瞒着消息，是沈副将暗中遣了人回京的。」

我思绪一时凌乱如麻，喘息几番才勉强冷静下来：「让孙西风把能用的人全带去北漠，绝不能让他们闯过北俞关，」

「等等，」承安才要领命，便听花儿道，「让我去。」

我直接懵了：「你还受着伤，又不懂军事，如何……」

他却道：「我受教于傅大长老，熟读兵法多年，也曾在军中历练，行军部署不在话下，若真要说起来，我对于击溃漠北的战术，怕是比较轻功还要擅长几分，整个天嬴都找不出对手的，毕竟疆夷从几百年前开始就是漠北的克星了，身为疆夷人，我最知道如何对付他们。」

我看着他胜券笃定的神色，脑中却又浮现了国师的谶言，天煞孤星四个字像是绞紧的锁链时时束缚我的手脚。

花儿见我犹疑，又道：「姐姐，疆夷与天嬴千百年的深仇不是靠一次大赦就能解决的，若想天嬴百姓心无芥蒂地接受疆夷子民，首要的便是疆夷的投诚之意，而让疆夷子民有真正的归降之心，我必须是带头做下实事的那个人。」

他说的我自然都懂，但国师的谶言日日在我的脑中盘旋，无论如何我也不能以他的性命冒险。

「此事非我不可。」他神情肃重地望着我，「我答应你，平定之后，我就离开京都，再不纠缠你。」

我心口猝然一拧，突如其来的痛楚几乎截断我的呼吸，死死咬住唇思来想去几番，终是点了头：「好。」

可我的心底总有几分隐隐的不安，这份不安一直持续到了他出征那日，为了掩人耳目，我扮成了奉命送行的侍女，一路将他送到了城门外，我亲手将定胜糕喂给了他，这是传统，讨一个旗开得胜，平安凯旋的美寓。

我依依不舍地望着他，拉着他的手不肯撒开，他轻笑着摸了摸我的头：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回吧。」

我还是忍不住地叮嘱，最后听得旁边的马都有些躁得抬了抬蹄子，才终于住了口，待他跨身上了马，暗色的披风随风长扬，我心里一慌，伸手便拉住了他的袖子：「我，我之前给你带的红绳，可系紧了？」

传言上战场时手戴红绳，便可在危急时刻抵御攻击，保得性命，我也顾不得真假，索性将听得的各地习俗都一并做了。

「你亲手系的死结，永远都解不开的，忘记了吗？」他唇角安慰地轻扬了一扬，伸出手来给我看，只见皓白的腕子上戴了一根小指粗的红绳，那是我不放心，将好几条编在了一起的杰作，只盼这这红绳不止能救他的命，也能护他毫发无伤。

他把红绳的里面翻了过来：「你看，我还加了最是结实的风筝线进去，这样无论我走得多远，姐姐只要拉一拉线，我就回来了。」

我猝然怔住，脑中忽然就浮现了那日与狗鹅子放风筝的画面。

如今再想起，已物是人非。

所幸，国师说换魂之事一切顺利，他甚为安好，我也便放心了不少。

正出着神，花儿缓缓地握住了我的手心，他的手掌大我许多，温暖修颀，只令人觉得甚是稳妥。

我抬头望着他，目中便凝了泪，默了默，终道：「平安回来。」

「.....好。」

花儿说的没错，他确实了解北漠的弱点，也确实极擅行兵作战，不过半月，北漠军已全数被打退，不止守住北俞关夺回了六座城池，甚至迫得他们逃离边境几十里，逼得他们不得不主动求和。

那日一大早，我从噩梦中惊醒，一抬眼便见外面落了一只漆黑的乌鸦，心里立即就有了不大好的预感，却没想到，午间便传来了天赢大胜的消息。

我听到消息几乎笑出声来，一直悬着的心也落了地，兴高采烈地吩咐下去：「傅将军大功，本宫要亲自去城门口迎接，拟好的懿旨呢？快拿出来，大赦天下！大赦疆夷！」

然而话音未落，承安又拿着一份八百里加急的军情急报匆匆走了进来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抖着手好几次才将信笺打开，转瞬如坠冰窟。

傅将军旧伤复发，毒入骨髓，性命.....垂危。

我心急若焚，大吼出声，「备马！本宫要去边城，快备马！」

不眠不休地赶了三天三夜，换了四匹马，我才到了北俞关，又一刻不停地奔至边城时，已是傍晚，夕阳在天边坠坠欲落，余晖烧了半边天，层峦云叠，殷红如血。

因为太心急，我下马的时候狠狠崴了一下，脚腕钻心的疼，我却什么都顾不得，急急向屋里跑去，猛地撞开房门时，扑面而来的便是苦涩呛鼻的浓烈药味儿。

我屏息走近，极慢极慢地掀开了床幔，便见花儿合着眼躺在床上，胸前是大片的血红，衬着容色愈加青苍，气息更是微弱得几不可闻。

我的心几乎在一瞬间死死拧紧，疼的无以复加，唇瓣翕动几次，都无法发出声来。

他似有所感应，长长的羽睫颤了颤，缓缓睁开眼来，在看清我的一瞬，毫无生机的眼眸忽然有了些光亮。

我鼻头一酸，眼泪便在眼眶里打转，强忍着将他扶起来，他已经瘦的不成样子，靠在我的身上，轻得仿佛一片羽毛。

他孱弱地扯出一个笑来，乌青的唇瓣翕动着低喃：「姐姐，我终于.....等到你了。」

我抱紧他，嘶哑着开口：「你再坚持一下，太医，太医马上就来了。」

他轻阖了阖眼：「我自己.....的身子，我.....心里清楚，凌天盟的寒鸦之毒.....世间无解，我撑着.....不过是.....奢求着.....再见姐姐.....一面.....」

「不会的，不会的！」我急急驳斥他，语色里却难掩哽咽，「国师.....我让人去寻国师了！他一定有办法救你的！」

他见不得我伤心，勉强抬了抬手，轻握住了我的掌心，虚弱而断续地开口：「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姐姐，姐姐就像是灼灼的牡

丹，似一团真火，轰轰烈烈就入了眼底，自此后，我的心里便再也容不下别人。」

「得知姐姐附身在盛姑娘身上，我就已将姐姐视作我未来的妻子，无论姐姐愿不愿意嫁给我，我都会陪伴左右，至死方休。」

「时至今日，无论如何，也想在油尽灯枯之前，让姐姐知道我的心意，知道我自始至终，从无狂瞞利用之心。」

「可真的到了头，却觉得便是死了，咽了这口气，也真真是舍不得，舍不得再也见不到姐姐，舍不得姐姐有一分的难过……」

「不会的，你不会死的！你不会有事的！你一定不会有事的！」我猛烈地摇头，语无伦次地说着，感觉到他握着的手已渐渐松开，一瞬间惊恐至极，拼命地抱紧他，拼命地大叫：「花儿！别离开我！求求你！别丢下我，别丢下我一个人！」

「我怎会……丢下你，怎么舍得……丢下你……」他无力地合上了双目，睫毛却一直微微颤颤地挣动，终于挣扎着半睁开了眼，满心满眼俱是温柔眷恋，「即便我死了，我的亡灵也会永远守护在你的身边。」

话音未落，他的手就从我的掌心猛然脱落，再无一丝气息。

我耳畔轰鸣不断，浑身发抖，寒入骨髓，只觉得立刻就要心痛的死过去了，紧紧抓住他的手覆在心口，却无论如何，都再暖不起来。

「花儿.....」我哑涩开口。

无人回应。

长久的安静。

他永远.....都再也不会回应。

我几乎在一瞬间肝肠寸寸断，痛得恨不得将心生生挖出来，却死死地咬着牙，倔强地扬一扬头，再扬一扬头，将涌上喉头的极致痛楚生生压抑下去，大吼道：「国师呢？国师在哪！他为什么还不来！」

眉朴急忙跪了下去，颤颤道：「回娘娘，国师半月前就已离京，昨日才寻到他的踪迹，他一收到消息就往这边赶了，不日便会到了。」

我一动不动地抱着花儿，一点一滴地感受着他的体温慢慢冰凉，渐渐冷透。

国师是在第三天子夜赶到的，风尘仆仆，满面倦容，一看就是几日不曾停歇的模样。

他推门而入时候，我僵滞得毫无反应，直到他走到了近前，我的双眸才迟钝地动了动，目光空茫茫地落在他的身上，见他他低身查看花儿的情况半晌，最后迟疑片霎，还是摇了摇头。

我睁大两眼怔怔地看着他，心已经痛得麻木，伸手要抓他，却浑身发软，嘭地跪在了地上，我一把抓住他伸来欲搀扶我的手，双眼连连仰着头望进他的目底：「救救他，你救救他.....」

国师为我拭去眼角簌簌滚落的泪，虽不忍心，却不得不说出实情：「来不及了。」

我霎时急了：「为什么来不及？怎么会来不及？」

「转魂咒只能用于活人。」他顿了顿，又道，「而且必须是死后三日，灵魂并未动躯体剥离，尤带阳气的魂魄才可以，他.....他已经超过了期限。」

我紧紧拽着他，就像抓住海上漂浮的浮木：「可你是国师.....你是国师啊，你一定有别的办法，你一定有的！」

国师摇了摇头：「人死如灯灭，不可强求.....」

「我偏要强求！」我蛮横地打断他，如今我已被绝望折磨疯了，就连自幼刻进骨子里的体面尊严都再也顾不得，噙着满眼的泪拽着他不肯撒手，一遍又一遍地求他，「你试一试，至少试一试.....只要你肯试一试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什么都答应你！我、我大赦天下，我吃斋念佛，我、我出家为尼，权势利禄我不要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你救救他！救救他.....」

「祥儿.....」他音色嘶哑地叫我，却也知道，此时无论说什么都是多余。

但这声「祥儿」却是似醍醐灌顶般点醒了我，我紧攥着他的衣袖，如同攥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仪态尽失，哀鸣低求：「兄长、兄长托你来帮我，你看在他的份上，你.....你就当可怜可怜我，好不好？」

他扶着我，蓦然红了眼眶，眼底甚至沁出了隐隐的泪光，却静默半晌，还是缓缓摇了摇头：「大限已至，无力回天，剩余的时间，只够做一场法事。」

见我骤然变了的脸色，他目中露出极为不忍的神情，顿了顿，才又开口道，「你要尽快决定，是要见他，还是.....超度他.....」

我心头沉沉一跳，颤着嗓音开口：「超、超度.....」

他肃声道：「傅将军的魂魄不肯转世，若再耽搁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」

我霎时像被一道雷狠狠劈在头顶，踉跄着大退几步，腿一软便狠狠跌在了地上，下一刻，却忽觉周身旋起一阵暖风，脑中灵光一闪，我便不假思索地脱口叫道：「花儿？」

我急切地往四周看着，像无头苍蝇一样转着圈儿地乱撞乱寻，毫无章法地将四周的桌椅撞倒了一片，一遍又一遍地嘶哑着叫他的名字：「花儿？是不是你？是你回来了对不对？花儿.....」

国师沉凝地望着我状若疯癫的模样半晌，双目微微红了，叹息一声，终是轻声道：「他在你的面前。」

我登时愣住了，一动都不敢动，屏住呼吸怔怔地朝前望着，睁大了的双眼满是酸涩，一层一层蕴上滚烫的水汽，眼前也由清晰渐至模糊，我极快地眨了眨，眨落满目的朦胧凄楚，面前却仍无一物，逼得我绝望到了极致，几乎泣不成声：「我看不见他.....我看不见他.....」

我急切地四下搜寻着，可目之所及处，偌大的屋子依旧空空荡荡，我不死心地抬了手去抓，仍是一片空茫，不禁僵滞在了那里，心凉如冰，哽咽难言。

国师上前握住我的双肩，似安慰似支撑，半晌，又缓缓开口「时间不多了，要尽快决定。」

我两眼徒然地睁大着，心里的绝望如同滔天浪海般翻腾滚涌，动了动嘴，唇齿颤抖得厉害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「祥儿.....」国师加重了语气，声音里已带了几分急切，他的声音明明不大，却像轰天的雷一样直直击在我的心口，让我的五脏六腑都像被捣碎一般地疼，可又要硬生生要将它忍下去，死死地咬着牙，混着口中血腥道：「.....送他走。」

国师看了片瞬，面色却迟疑起来：「他.....不愿离开，他想见你最后一面。」

「送他走！」我几乎在一瞬间崩溃，歇斯底里地大吼：「送他走！送他走啊！」

国师被我骇得一愣，旋即应了声，口中便念起咒来。

我死死地攥住胸口衣襟，心已疼的麻木不堪，只跌坐在地上漫漫听着看着，心魂倾颓，万念俱灰。

可随着低喃的咒语声，花儿潸然垂泪的脸却渐渐浮现在我的眼前，我无暇多想，下意识便张开手想上前抱紧他，却猛地扑落

在地，定睛望去，怀里已是空了，仿佛刚才那一眼只是我的错觉，我不死心地追上去搜寻，撕心裂肺地叫着他的名字。

国师轻轻开口：「……他被带走了。」

「走……了……」我下意识地低喃，心也在一瞬间跟着去了，似整个人都被掏空，只余一具躯壳，空茫茫睁着的双眼往外淌着无穷无尽的泪，这烧着地龙的屋子明明那样暖，我却这样冷，冷得仿佛五脏六腑都渗出寒意，层层生出了冰渣，冻住了筋骨血脉，四肢百骸。

我在盛夏时节遇见他，又在阳春三月失去了他，

我曾走过许多的路，做下诸多的恶行，更见过无尽的血腥，却只有那一人，待我似不谙世事的小姑娘，以身为墙，将我隔绝在那些肮脏腌臢之外，疼我如初，护我如旧。

这一生，唯有他，也只有他，不因我是谁，不因我不是谁，只单纯地待我好，所以即便心处炼狱之时，我都认定，这世间不值得，但他值得。

可我失去了他，我留不住他。

留不住那个有着一双璀璨狐狸眼，尽集世间美好入星眸的少年。

留不住那个在烈日下为我举荷遮阳，又羞赧得如一尾小鱼游落湖中，恍似莲叶荷蕊托生的精灵谪仙。

留不住那个总温软地叫着姐姐，却也为我戎装铁马，战死沙场的傅将军。

我最终.....还是失去了我的花儿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